

月季在可克达拉

张芹

小区里的玫瑰花今年长势明显不好，花丛稀疏，叶片小而干燥，植株病恹恹的，好像还没从冬天醒来似的，花朵也小而略显单薄。因为绿化一直都没有给水，说是管道网坏了——小区里的花草树木全靠天，在新疆，靠天，就有很大的运气的成分了，但好在今年春天和初夏落过一些雨。玫瑰花从瘦弱矮小，加上大蓂和杂草丛生，略显荒芜，但进入盛花期的玫瑰开在杂草丛中，也算别有一番风致吧！

暮春初夏，清晨的阳光映照着鲜绿丛中的深桃红色玫瑰花，天空的蓝和鸢尾的蓝高低呼应，云朵生风，也渐渐舒畅起来。

就在这样的蓝天下软风中，月季悄悄地开了。灌木丛中，人家院墙外，栅栏旁，马路两边，到处都是。我们小区里面最多的是两三个款式的月季，一个是深粉浅红色，重瓣，柔弱的花瓣和茎秆，好像禁不住那朵花的重量，总是甫一盛开，就立刻垂下了头颅。还有一种淡粉单瓣，有点太淡了，几乎可以是白了，开着单薄的六七瓣花，风一吹，晃啊晃啊，下一秒好像就要晃掉。野草已经结籽，月季花的花托和茎秆上长满细细密密的腻虫——那大概是叫蚜虫？我并不知道，只是密密麻麻，令人起鸡皮疙瘩。但成片的月季在结籽的杂草丛中随风摇曳，高低错落，深红淡粉浅白映衬，下班回家，远远望去，倒也好。

有几栋楼的邻居买来月季苗，在自己家院墙外种了不同品种的月季，爬藤的居多。一进小区左手边那栋

楼，靠着院墙种了几株彩虹色月季，一株深红，一株明艳的黄色，一株爬藤的小而单薄的粉色月季比去年长得好多了，花朵渐渐绽开。还有邻居家小院里种的不是菜，全是各色月季，风吹叶摇花影婆娑。

但那也许是蔷薇。如果我能更爱钻研一下，可以把月季、蔷薇和玫瑰，一一细说。但算了，就把它也叫作月季。

我有次在团购小程序里买了一盆颜色随机配送的月季，到手才发现，里面其实有四根独立的小苗，一株已经开出香槟粉的小朵，一株顶着两个花苞待放。又过几天，居然还开出一朵浅黄色。如果太阳太大，花朵的颜色都趋于平淡，但是花瓣繁复细碎，有点儿欧月风韵。我把它们种在院子里一个深缸中。直到花儿开败，花瓣一片不落，是一整朵干枯起来，花瓣边缘趋于灰、白和脏，剪掉之后，第二天便发新芽，几天长成一个带着花苞的枝条，渐渐又要开放。

湘江西路上，宏福众安的南北区中间那条马路边，还有井冈山路的西侧，月季花是重瓣而多彩的。有深红，红得有点泛黑，花朵大而美，花瓣边缘微卷，使得花朵更显立体而丰盈；有粉红，是真正温柔的粉红，硕大的花朵，在早晨的阳光中，明眸善睐，温润可亲；有香槟黄，花型紧致，中心黄色浓郁，愈到花边黄色愈淡，而花瓣，瓣瓣分明，层层递进，每一朵都开得郑重其事；还有逐渐深入的红色，慢慢淡去的粉色，黄色和月白……

安康西路和峨眉山南路的交汇处，井冈山南路和湘江西路交汇处，

来，跳跃着端详一番，又上前重新摆弄，直到满意才飞走了。另一只从远处飞来，衔着一根长枯枝，它多次尝试，直到枯枝牢固地卡在树杈上。此时各种鸟儿的歌声此起彼伏，旁边涧沟里传来阵阵棒槌声，两只喜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专注地筑巢。它们轮流衔来枯枝，偶尔同时飞来，一只放好枝条，待同伴靠近，迅速用嘴接住枯枝的一头，齐心协力，一前一后，有时一只在上，一只在下，不断调整树枝的角度，尾巴摆动着，似乎也在用力，让树枝相互交错、支撑，那尖锐的喙，犹如一把锋利的小钩子，啄着枯枝，让其紧密点，“哒哒”声在清晨的风中飘荡。一上午，它们连片刻也没歇息，下课时，孩子们在操场上打球做游戏，欢声笑语在校园上空回荡，喜鹊一点也没受干扰，依然有条不紊地搭窝。

那天大风肆虐，树枝在风中疯狂地摇摆，我担忧地来到围墙边，却看到那两只喜鹊仍然忙忙碌碌。一只喜鹊嘴里牢牢地衔着树枝，双翅奋力地拍打着，逆风飞回桦树，认真地将枯枝架在枝丫间，侍弄整齐。另一只好不容易衔来一根树枝，但被大风卷走了，它毫不犹豫地转身又去找枯枝，小小的身影在狂风中显得单薄却又无比坚强。有时它们如同默契的舞者，



起舞 李昊天 摄

有几种别具一格的月季。它们茎秆很粗很直，在一众月季中，算很茁壮了。有米白色、香槟色、肉粉色，还有一种是桃粉色，带一点病态的白。无一例外，它们像约好了似的，花朵饱满而硬朗，但很内敛，即使盛开也不会开得肆无忌惮，几乎可以当成花店里售卖的一种玫瑰。

井冈山路再往南，树荫下有一丛灰紫色的月季，叶子薄薄的、偏黄绿色，茎秆直立但略显柔弱，晚风吹过，婷婷袅袅，动人心弦。只是那种灰紫色，猛看过去，像是失血过多的公主惨白的脸色。

前两年我还坐通勤车往返伊宁市和可克达拉市。早晨起来太早，往往在车上昏昏欲睡。直到大巴车从七一七大道拐进迎宾路，才渐渐清醒。就是那时，路边树下灌木丛中斜伸出来的各色月季，在明亮却十分柔和的晨光中，随风浅浅摇曳。那一瞬，仿佛花朵有灵，仿佛它们早就准备好了，在清晨的柔光中，一起从矮灌木丛中跳将出来，一下子铺展在瞌睡人的眼前，让人

拥有美好一天的开始。

有时候我想，月季真的是最识大体的花。品种繁多，容易成活，也好打理，剪下来插花，也枝枝分明。花期又长，简直是一刻不停地开，开得义无反顾前仆后继。

根本不像玫瑰那么娇弱，只在春末夏初，几天时间一股脑儿开完，便纷纷凋落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当然，“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”。

月季太过普遍和常见，连名字都显得那么家常而不如玫瑰雅致，开在灌木丛中的品种并不高贵而几乎被等同于开花的“灌木”。

汪曾祺先生写栀子花的时候说，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“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管得着吗？”

就让玫瑰是玫瑰吧，月季，我们可克达拉的月季香不香的倒也无所谓，就是要这样盛开，开得痛痛快快，你们——管得着吗！

小喜鹊造房忙

左萃莲

一只站在外面推，一只在里面拉，那场景仿佛是一场无声却震撼心灵的生命之舞。有一天下着蒙蒙细雨，我站在围墙边，两只喜鹊你来我往，衔来的树枝长短不一，粗细各异，它们精心安排着每一根树枝，如同技艺精湛的建筑师。“房子”在不断长高，它们轻快地在桦树枝上穿梭，每一次飞翔，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细密的雨丝打湿了我的镜片，视线变得有些模糊，我回家打伞转来，雨丝已经粗了，喜鹊这才飞走了，它们的羽毛该被雨水打湿了吧！

喜鹊夫妇一丝不苟地建造房子，让长枯枝交错勾连，紧密缠绕，相互牵引，枝条纵横交错，有的斜着插进去，有的横着架起来，每一根树枝都卡得恰到好处，构成了一个坚实的球形框架，它们用一些细小的枝条和草茎加固，将细枝嵌进框架中，随后又不停地飞进飞出，不辞辛劳衔来泥巴糊在巢上，将缝隙细细

填充起来，就像在编织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万事俱备，它们又衔来树叶、柔软的干草、羽毛，有时我在旁边看着，它们在窝里拾掇好久，也看不清在里面的具体操作，一定是将羽毛干草铺在鸟巢的底部，让未来的孩子有一个舒适的家。

在喜鹊夫妇不懈努力下，鸟巢一点点地成形、完善，二十来天的时光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，桦树的叶子已经绿了，一座漂亮的“房子”终于竣工了，宛如空中城堡，大门开在东南方，想必是为了迎接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吧！我想起儿时唱的《劳动最光荣》这首歌：“小喜鹊造新房，小蜜蜂采蜜糖，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，要靠劳动来创造……”这房子是喜鹊夫妇用辛勤的劳作换来的，是大自然动人的诗篇，喜鹊将在这里孵蛋，生儿育女，开启一生的新征程。

生活中不时有喜鹊相伴，真好。

